

武田信玄

盛大的婚礼

第一章



天文六年，早春二月，身为骏河年轻大名的今川义元，刚娶过甲斐武田信虎的女儿，正沉浸在春风得意之中，又不得不为迎接另一位来自京都的新娘而紧张地忙碌着。

虽然今川义元并不是迎娶这位新娘的新郎，但他是京都文化的狂热崇拜者，狂热到了痴迷的程度，更何况新娘乃是当朝公卿、位居左大臣尊位的三条公赖的千金。

室町幕府后期，以下克上蔚然成风，地方诸侯的割据成为天皇和幕府将军最沉重的心病，大名之间的混战越演越烈，随时都有意外的事件发生，足利将军的威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承袭已久的名门意识在日本社会也开始颓败。这就是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但对今川义元这样的人来说，现实的严酷并不能毁灭其精神的信仰，像三条氏这样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在他的心中，仍然拥有无法替代的优越地位。更何况，三条氏的下嫁，几乎就是他个人的杰作。

今川氏奉命守护骏河及远州，已有很长时间了，但义元能够接替大名之位，还是费了一番周折。去年，原大名今川氏辉不幸早逝，觊觎大名之位的人很多，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层出不穷。义元能脱颖而出，全靠甲斐武田信虎的鼎力相助。

在犬牙交错的利益争斗中，诸侯之间结成一定的利益同盟，也是日本战国时期较为明显的社会特征之一。武田信

虎能够倾力相助今川义元 还把亲生女儿嫁给义元为妻 自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义元 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作为回报 他努力促成了公卿三条氏之女和信虎长子武田晴信的婚事。

日本从源赖朝以来 武田氏便是甲斐的守护。近年 武田信虎力挫群雄完全控制了甲斐的局势，并且把触须不断向周边地区延伸 使甲斐武田军的名声日渐响亮 闻名全日本 成为一支新兴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这一切，对享誉已久的三条氏，显然又逊色了许多，特别是从官阶上看，仅为从五位武田信虎，虽称霸一方，但与左大臣的三条公赖 简直无法相提并论。所以 当今川义元提及这门亲事时，左大臣几乎没费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便断然地一口拒绝了。

义元虽然还很年轻 但却不缺乏毅力与聪明 他没有因三条公赖对名门意识的抱残守缺而却步，而是曲折迂回地绕道去求第十二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晴相助。

将军在日本政坛的地位，仅次于天皇，真可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思考问题的方法和三条公赖这样的公卿 自然会有所不同，虽然武田氏的尊贵确实不能和三条氏相媲美 但他更看重武田氏的铁骑军 认为值此乱世之秋 能与强大的武田军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远比死抱住虚无的名门头衔要有用得多。

左大臣虽然仍觉将女儿下嫁地方诸侯，难免有些委屈，但由于足利义晴将军的全力斡旋，他的自尊心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 更何况 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去审视 他也认为

足利将军的见解，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婚事就这样定了。

左大臣公赖能忍受下嫁女儿的委屈，却希望从其他的地方找回补偿，以平衡自己名门贵族的心态，所以，婚礼是说什么也马虎不得的为了这一婚事，也因为足利将军的出面，左大臣极力渲染和铺陈，所以，出嫁女儿仪式之庄重，场面之浩大，都是近来京都难得一见的，就连护送女儿前往甲斐的队伍，也是由他精心安排的。

左大臣的女儿从京都出发，一路东来，引来了无数称羨者的目光。

一行人沿东海道进入骏河，按原来的商议，转由今川义元派人护送三条氏进入甲斐。义元对此表现出的热忱，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像。他不仅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还再造声势，致使左大臣的女儿尚未到达时，道路的两旁便已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百姓，试图显示出万众争相一睹公卿千金丰采的态势

在不远处的甲斐，武田信虎对今川义元不惜花费苦心，营造的这种氛围由衷地高兴着。

信虎是一位刚愎自用、野心勃勃的乱世枭雄。自从十岁继承甲斐守护以来，他从没有放松过权力的摄取和名望的提升，为晴信迎娶当朝公卿、左大臣的千金小姐，给他的生活注入了一针有力的兴奋剂。

信虎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把婚姻和政治嫁接，从而达到个人预期的目标，是日本进入战国时期之后，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信虎在嗣子

晴信的身上,使用这一招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三年之前,晴信那时年仅十三岁,信虎为对抗邻近的骏河今川氏辉 东信浓大井员隆 相模北条氏纲 及北条氏康父子,曾联络日渐衰落的扇谷上杉朝兴。

和势头强劲的武田信虎相比较,没落的上杉氏,处境更为艰难 对信虎抛出的橄榄枝 更是欣然接受 不仅说服原上杉宪房的未亡人,一位曾令信虎魂牵梦萦的半老徐娘再嫁武田信虎 还主动献媚 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信虎的嗣子晴信。

晴信被立为嗣子 亦即未来甲斐守护的继承人 按照当时日本风行的惯例 在十六岁行冠礼之前娶正室 是与礼制所不合的。所以 晴信与上杉朝兴女儿的婚事 曾遭到晴信母亲大井夫人和甲斐众多家臣的竭力反对。

固执的信虎根本无视他人的反对，替晴信娶了上杉朝兴的女儿。这次婚姻肩负的政治使命完成了，上杉氏也在次年的难产中身亡。因为太过偶然，以致敏感的人们 在外间盛传上杉氏乃是被他人谋害致死的。

传言虽然是荒谬的 但依当时的特殊形势 传言的背景却是真实可信的。上杉氏的不幸夭折 至少使武田氏攀结三条氏的愿望变成了可能。

虽然这门婚事经历了许多波折，但最终在足利义晴将军的斡旋之下，能够圆满达成，武田信虎在实现愿望的同时 还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正值战国时期 岛中一派乱世景象 就连当时的中央集团势力所在地的室町幕府，也面临着诸侯日渐强盛的新问题 对任何一代君王而言，“长治久安”是他们的梦想 却也是一块心病 功高盖主就成了君王们私下嘀咕的话题。对于安居京都的各部大员而言，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聚敛的财富是头等大事 他们也看到了乱世的祸根 却苦于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很多人就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打起了算盘，恨不得生下许多儿女 与各路诸侯结成姻亲同盟 给自己留一千条退路。

幕府希望自己即将崩溃的权威得到加强，当然愿意有

某种理由可以牵制东方的豪强武田一族，而三条公赖也希望自己将来若需要周旋时筹码能多一点。在这种情形之下，三条氏与武田氏的政治联姻就成为一种必然。

从议婚到定婚的时间很短，全国上下都在谈论这桩喜事 尤其在甲斐一带 可算是轰轰烈烈。更多的百姓希望分享贵族婚姻带来的一系列免赋减税的便利，只有少数有识之士和野心勃勃的豪强 在一旁冷眼旁观 窃窃私语。

武田信虎是这桩婚姻的最大受益者，不管婚姻当事人如何看 至少他在得势时是这样想的。从老祖宗清和天皇传到现在 武田一族已经在甲斐雄踞了四百余年 虽然也有不少丰功伟绩和成功的政治婚姻 但对于这一次 武田信虎是最为满意的。自古以来 武田一脉从未娶过公卿家的女儿为妻，这在现在来看只是一个笑话，但对当时形势作判断，便可以发现武田信虎一族以前是多么的上不了台面。

“是啊 再也没有人能小看武田氏了。”信虎暗暗地得意着。

作为一个持续四百余年而不衰的地方势力，其存在的根基必然是牢固而且合理的。首先是它的纵横捭阖的战绩和蒸蒸日上 的势力影响，其次是它和全国上下错综复杂的姻亲和血缘联系 这一切都确保了它的稳定发展。然而 野战军的名声虽然响亮 但在封建时代 追求正统和高贵的身分是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差，尤其是对武田信虎这样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地方小霸主的人来说，没有一种至高的身分象征 实在使人抬不起头来。而现在 这一切都改观了 由于三

条公赖的女儿下嫁甲斐，武田一族似乎有了一种身分保障，以后在其他诸侯面前，至少可以昂首挺胸地走路了吧！

十六岁的晴信当时可没有这么多的心思，自从他十三岁初涉人道后，少年的心和热血便开始澎湃。在他的脑海里，并没有像父亲那样勾勒武田氏的势力扩张图，而是整日想着三条氏的模样是如何美貌，身材是如何窈窕迷人，以及两个人在寝房中的种种趣事。他甚至还偷偷地画了一幅画，把未来的新娘描绘得像仙女一样。

各式各样的话题随之多了起来，褒贬混杂。无论怎样，一切的流言都无法打动武田信虎的决心，也丝毫不能动晴信的喜悦。在足利将军和义元的坚持下，信虎将大儿子晴信与三条家小姐的婚期定在七月初。对晴信而言是刚刚行冠礼之后的四个月，年少的他就要在事业和家庭上独当一面了。

送亲队伍浩浩荡荡地从京都出发，在路上走了十余日，终于抵达目的地甲府那些终年见不到大场面的乡民，心里都蠢蠢欲动。年轻男子怀着羡慕的心情在大道两旁看着送亲队伍，而那些妙龄少女则不无妒忌地发表着对轿里那位小姐的看法，她们一边感伤着自己的身世，一边祝福那对几乎和自己一生没有多少关系的年轻情侣，在他们的心目中，大概是觉得人生的美丽也不过如此吧！

为了一窥公卿小姐的芳容，在甲府一带，男女老幼都穿着盛装，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挤在送亲队伍必经的每一条道路两旁。当前面传来震耳欲聋的礼炮声时，少女们开始大

声尖叫，使劲儿地踮起脚，从脑袋缝里搜寻他们赞叹不已的目标。

他们都得到了满足，大概是轿中人的心情也和他们一样好的缘故。就在送亲队伍进入男方武田氏的地盘时，三条小姐便命手下人打开轿帘，把明朗的笑容送给夫家的臣民们。



小姐是知书达礼的，她熟知传统礼教，也深知这些婚姻的另一种涵义。初次进入陌生的地方，她遵照老父亲的教诲，先在臣民中树立自己温良和善的形象，这对自己以后的婚姻、丈夫的事业以及娘家的安危都是至关重要的。

送信的信差早已把这一消息快马送到了甲府，武田一家也早就准备妥当。信虎和夫人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一边闲话家常，一边等着未来的儿媳前来叩拜。此时此刻，父亲信虎的喜悦之情已经达到了极点，哪怕在夫人面前，他也能感受到这样的事实：与公卿缔结婚亲使自己的权威又升高了许多，而他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是靠这些虚幻的精神食粮支撑着的。

新郎晴信不停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以至连父亲的喝斥和母亲的嗔怪都没有听见。他太紧张了，毕竟只有十六

岁 虽然同龄的儿郎们大都在这个年龄成家立业 可是自小就胸怀大志和顽劣调皮的他，多少有些手足无措的感觉。

他在门口不停地张望 然后又回到客厅里来回走动 像一只临产的兔子那样烦躁不安，以至根本听不见父亲和母亲的谈话。虽然他早已有过战斗的经历 在枪戟如林的战场中勇猛无比 可在教养及礼仪方面却信心不足 相对那从京都而来 自小在京都浓厚的文化氛围里孕育成长的夫人 他多少有些手忙脚乱。

三条小姐的轿队到了前门，晴信一脸惶恐地将新娘迎进屋里，这种情景让那些乡下人感到十分好笑。

依照甲斐一带的习俗，大户人家的婚礼多半在深夜举行。甲府上下一片忙碌 四处寻找必须大量使用的灯笼或火把。由此可见 这次婚礼是何等的隆重。一路上 火把几乎将甲府的夜空照亮了 在明亮的火把和无数佣人的簇拥下 三条小姐的轿子缓缓前进。

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夏夜，一轮新月高高地挂在空中，照耀着一方水土和一方人民。夹道而立的百姓 由衷地祝福着已将甲信两国收入版图、不久将号令天下的武田一族的锦绣前程，目送着队伍渐渐地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由于这是甲斐国的首府 与一般庶民的婚礼不同 世子的婚礼必须依照祖宗的惯例按繁琐的程序进行。在武田信虎的眼里 这桩婚姻必须加上一些政治筹码。因此 在他那枭雄般的野心里 与其说是为长子晴信举行婚礼 不如说是借此机会对邻近的国家举行示威活动。

当儿子晴信挽着三条公卿家的三条小姐出现在客厅前时，武田信虎的心里乐开了花。他威严的模样和高兴的心情多少有些矛盾，这使得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古怪，下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而坐在他身边的夫人，则真正流露出慈母般的关怀和诚恳。

“晴信该向父亲和母亲行礼了吧？”旁边有老人在低声提示晴信。

而晴信则呆呆地站在一边不作声，他多少有些愤怒了，回想起以前父亲总是斥骂他说：“快来人呀，把晴信这个胆小鬼给杀了。”他就会对父亲生出一股怨气。现在这股怨气又重新在他心里凝结成一把剑，以致于他呆呆的脸上有一股隐藏的杀气。

三条公卿家的小姐让初次见面的新郎吃了一惊。

这一年，三条氏十九岁，比新郎晴信大了整整三岁。在晴信的思想里，一位出身京都世家的名门闺秀，应该是古书中描绘的那样，有白皙的皮肤，光滑细腻的颈子和纤纤玉指，以及一副姣好的面容，身材娇小、步履轻盈。然而这位夫人却和印象中的相差甚远，似乎她生来就与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无缘。初次与她见面的晴信还是满脸欢悦，可是当轿夫们把新娘子扶出来以后，借着通明的火把，晴信看见了另一种美女的标准，这种标准足以把这位初生之犊不怕虎的世子吓了一大跳。

三条氏除了肤色还像那么回事以外，其余的条件都超出了晴信的想像：一张大脸庞如同两军对峙时的牛皮鼓，庞

大的身躯甚至将晴信给衬托得矮小瘦弱多了，再加上姿色不出众，还有那双严厉的细眼终日眯缝着，这副尊容不仅让晴信对这桩政治婚姻更加失望，而且让那些夹道欢迎的臣民们心里不以为然，当然，这一切对那些刚开始还妒忌新娘美貌的女孩们多少也有了平衡感。

“哎，公卿小姐也不过如此嘛！”她们发出由衷的感叹，幸灾乐祸的心情溢于言表，然后便一哄而散。

不管怎么说，父亲武田信虎总算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他一点也不理会正冲着人群发愣的儿子，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儿子和儿媳郑重其事地行三跪九拜大礼时，他的心思飞到了更遥远、更辉煌的未来。

信虎并没有发现，儿子的眼睛里充满了失落，那是对父亲的不满，对新娘的不满，以及对这桩婚事的不满。乐观的甲斐霸主没有预料到他一手操持的婚礼将会给自己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正因为他的坚持，从而加速了甲斐国的危机。

三天之后，甲府上下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这从喧闹的人声和大院里终夜不息的锣鼓声中可窥见一斑。

新娘三条氏早早地起了床，坐在侧室里由女佣帮着梳洗装扮，而她那年仅十六岁的夫君，正在床上做着雄霸一方的春秋大梦。

按照传统婚礼的习俗，在成亲三天之前，新娘会一直穿着白绢短袖便衣，外面再披上白绢礼服，据说这才是纯洁的象征。多少代以后，女孩子们都将这种装束看成自己成婚的标志。

等佣人将一套彩色花纹的衣服给三条氏穿戴整齐后，晴信才懒洋洋地起床，像儿时一样打了一个响亮的呵欠，然后催着三条氏出门去拜见前来道贺的客人。

三条氏瞪了丈夫一眼，嗔怪他不该贪图被窝里的那点温暖。可她不知道，正是这闺阁氛围，葬送了许多英雄豪杰的前程。

从定下婚期并做好迎亲准备的那天起，甲府门前就一直川流不息，不时有祝贺的客人上门。这其中既有远道而来的小国信使，也有和三条及武田交好的王公大臣，他们因为路途遥远的缘故，早早地就派人出发了，以至到了甲斐才发现来得太早，新娘子还在路上。不过这一点也没影响双方的心情。

凭着在甲斐一带的名望，自然也有未被邀请却主动上门道贺的地方人物，甚至是一些对甲府里的武田一族有狂热崇拜情结的乡下人，护院的人对他们都是来者不拒。只有婚礼的这几天，那些辈分特高、血缘很近的亲戚和利益攸关的世交子弟才姗姗而来。对这些人，就连信虎也不敢怠慢，早早地就派人去叫新娘新郎起床和客人见面。

这些客人中也有一些人是怀着别样的心思来的，比如那些地方豪主，借着前来祝贺的名义，趁机探听一下甲府的内幕情况，包括甲斐国的武力和军备。对这些客人，武田信虎早就胸有成竹，他几乎不让年纪尚轻的晴信和他们有太多说话的机会，而是自己接待，处处显得小心谨慎。

“这只老狐狸！”豪主们脸上强装出笑容，心里却大骂

不止 而信虎则在一边冷笑。对这种不怀好意的道贺 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当年不也是有几次乔装成客人到别处去打探军情的吗？

接待工作由手下的兵部负责，兵部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以免接待有所遗漏。他是知道信虎脾气的，只要稍有不慎，脑袋就会搬家。

即使是同时进门的宾客，在甲府里也会因为身分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即使是三条公卿家的人 也不例外。对那些在京都及公卿家有声望和地位的武士，上酒上菜有专人负责 还会个别把菜装在锅里端上来。而对一些无名小卒 像送亲的马夫和轿夫等下等人 则没有那么周到 接待者也不那么客气 安排一个大房间 几十上百人都在里面坐着 酒和菜均是用大盘装着 任由自己取来饮食 和一般的客人没有什么两样。

当晴信和三条氏步入客厅时，所有的客人都站了起来，双方鞠躬之后又照例开始寒暄。一些年轻的世子和亲朋还开起了他们的玩笑。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新郎晴信的脸上并没有多少笑容。

正当大家围着新人取乐时，门外却响起了激烈的争吵声，而且还听到杯盘摔在地上所发出的响声。

众人心里顿时一惊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 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今天敢在甲府添乱？

此时已经是午后 太阳暖洋洋地透过高大的按树叶 落在庭院里 凉风微微地吹着 让人心旷神怡。就是在美景的

衬托下 外面的客人堆里起了一阵骚乱。

原来是护送三条小姐到甲斐来的那些士卒，正在那里发牢骚，说偌大的一个甲府居然没有给客人们准备足够下酒的菜肴。这几天 京都的士兵们本来就对武田的款待方式感到不满 因为同样是一路从京都过来的人 武士阶级和步卒阶级在这里受到的待遇却相当悬殊。中午 早就牢骚满腹的士卒们 居然发现送上的菜寥寥无几 这下让他们找着了发泄的藉口，一些人借着酒壮胆 开始大声谩骂 甚至拿起碗向地上砸去。

当晴信和父亲走进来时，正好听到了客人们的抱怨。

“这算什么啊 武田家的人也太小气了一点 有酒喝却没有菜吃！”

“老弟 忍耐一下吧。甲斐这里没有大海 要他们拿出鱼来招待大伙儿是不可能的事。我说啊 他们现在也许正派人到泥田里挖泥鳅来款待我们呢！”

“算了吧 有酒喝就不错了。谁让我们没有军衔呢 那些好酒好菜都送到隔壁房间里去了。”

信虎和晴信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这样的闹剧发生在富甲一方的武田家里 实在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晴信吩咐临时前来帮忙的小厮义六去厨房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叫父亲进了客厅。

客厅里的人都伸长了耳朵聆听外面发生的事情。见信虎和晴信走进来 赶紧装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又嘻嘻哈哈地说开了。

“你说什么？酒菜不够？要是干什么的白白浪费我的银子。”

因为刚好有一批从相模的北条家来的客人到了，正忙着接待他们的兵部才无暇顾及那些士卒们的小事。当义六不识趣地打扰他时，火爆脾气的兵部冲着这个小厮发了好一顿火。

小厮忍气吞声地跑到厨房去催问厨师，结果也被对方骂得狗血淋头。老厨师是武田家的长年工，资历老得跟信虎的年龄一样大。他怒气冲冲地说：“这里的菜都要留给预定的客人，没有多余的菜。像那些下人，根本不要去理会他们，否则就会没完没了。”

义六不敢吭声，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一人头上，实在是件让人不愉快的事。可他又不能对这件事不加理会。要是这些从京都来的士兵们借机闹事，倒楣的只有他们这些接待人员。义六心中极为不安，思前想后了好一阵子，只好溜出城馆，去找自己的一个兄弟帮忙，因为这个人以贩鱼为生。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过去时，对方却无可奈何地说：“你来得实在不巧，我这里没有鲜鱼，只剩下一点鲑鱼身。不过这菜是我们这些人吃的，用在像武田家那样的场合恐怕不受人欢迎。如果你需要，就尽管拿去。不过我要告诉你，上这道菜时一定要请示主人，否则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义六把这些鲑鱼身带回城馆后，放在锅中，然后向兵部大人请示是否可以食用。兵部冲着义六就是一阵吼叫：“管它是什么，只要能让那些饿鬼填饱肚子就行了。唉，这些从

京都来的士卒，一点也不像大家大户的兵丁，倒像刚从战场上逃出来的家伙一样。”

当义六畏畏缩缩地把菜端到士卒面前时，立即引来了一阵喧哗。

“这不是鲇鱼吗？甲斐国的人难道不知道它不适合摆在婚礼上吗？”

“这甲斐国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武田家似乎没见过什么世面，在婚礼上用鲇鱼也太不像话了。”

喧嚣顿时而起，不仅那些臣属，就连信虎父子都听到了，一些年轻的武田武士闻言大怒，甚至有人抽出了兵器准备大战一场。

三条公卿的士卒一片哗然。

“在婚礼上使用鲇鱼是我们的疏忽。”大步赶来的信虎一边向客人们道歉，一边从厨师身后拉过义六，手起刀落，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

然而，站在身后的晴信却一反常态，露出不悦的神色，对父亲说：“义六是甲斐国的人，在我的婚礼上处斩，似乎有些不妥。”虽然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在最忌讳流血的婚礼中，让一个无辜的人死去，难免会在血气方刚的晴信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婚礼在一周之后达到高潮，谁都相信这样热闹的局面在四百余年的甲斐还是第一次，而且他们也坚信，这种喜庆的局面还将长时间的持续下去。